

中央黨校出版社
傳統文化研究組 編

宋元
明清

十三經注疏匯要

第三冊

顧廷龍題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本冊目次

詩經疏義(下)卷一〇—卷二〇	〇〇一
毛詩傳箋通釋	二四九

〔元〕朱公遷撰

詩經疏義（下）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疏義會通卷十

元 朱公遷 撰

彤弓之什二之三

彤弓 昭 彤 今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 叶 盧 之 鐘

鼓既設一朝饗 叶 盧 之

賦也彤弓朱弓也 叶 盧 之 彤弓朱弓也 叶 盧 之 彤弓朱弓也 叶 盧 之

而地往德多 貺與也大飲 叶 盧 之 貺與也大飲 叶 盧 之 貺與也大飲 叶 盧 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 詩經疏義會通

孔氏曰 貺則 貺大 貺 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

弓天之樂歌也東萊呂氏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弓

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與人也中心貺

之言其誠也中心寶欲貺之非由外也一朝饗之言

其速也以王府寶藏 叶 盧 之 弓一朝舉以畀人 叶 盧 之

其音 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 叶 盧 之 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 叶 盧 之

其觀之也亦玩而不以為恩矣然其所以重所以誠

所以速者非懼其得之輕感之後之視府藏為已私

淺視之玩也 叶 盧 之 後之視府藏為已私 叶 盧 之

分去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 叶 盧 之 分去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 叶 盧 之

中並賢及乳母王阿舍執金吾母將隆泰武庫兵 叶 盧 之 中並賢及乳母王阿舍執金吾母將隆泰武庫兵 叶 盧 之

其利門非所以示四 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實賜非 叶 盧 之 其利門非所以示四 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實賜非 叶 盧 之

出於利誘則迫於事勢至有朝賜鐵券而暮屠戮者 叶 盧 之 出於利誘則迫於事勢至有朝賜鐵券而暮屠戮者 叶 盧 之

唐 貺臣反將及強節度多賜鐵券其後往往往之唐 叶 盧 之 唐 貺臣反將及強節度多賜鐵券其後往往往之唐 叶 盧 之

使若何語 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 叶 盧 之 使若何語 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 叶 盧 之

知為何語 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 叶 盧 之 知為何語 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 叶 盧 之

蘇氏曰 賜云此其膏 功臣解體至有印刻 叶 盧 之 蘇氏曰 賜云此其膏 功臣解體至有印刻 叶 盧 之

蘇氏曰 賜云此其膏 功臣解體至有印刻 叶 盧 之 蘇氏曰 賜云此其膏 功臣解體至有印刻 叶 盧 之

矣 貺而所予者則有功之諸侯也 叶 盧 之 矣 貺而所予者則有功之諸侯也 叶 盧 之

連以罪之而不遲則天子之予之也 叶 盧 之 連以罪之而不遲則天子之予之也 叶 盧 之

為禮而諸侯之受之也 叶 盧 之 為禮而諸侯之受之也 叶 盧 之

○彤弓昭今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喜 叶 盧 之 ○彤弓昭今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喜 叶 盧 之

鍾鼓既設一朝 叶 盧 之 鍾鼓既設一朝 叶 盧 之

賦也 貺抗之也 叶 盧 之 賦也 貺抗之也 叶 盧 之

言其藏 喜樂也 右勅也 叶 盧 之 言其藏 喜樂也 右勅也 叶 盧 之

○彤弓昭今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好 叶 盧 之 ○彤弓昭今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好 叶 盧 之

之鍾鼓既設一朝 叶 盧 之 之鍾鼓既設一朝 叶 盧 之

賦也。秦船好說。醕報也。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

主人主人又酌自飲而遂酌以飲賓謂之醕醕猶厚。

也。一獻一醕報施均矣。又有勸也。勸以導飲。醕是其厚也。故以厚訓醕。故以勸。

彤弓三章章六句。鄭氏曰此詩首章已盡其意後二章則反覆誦歌之爾思

謂樂有勸醕右先醕後二章三章皆承首章之意也。○增軒而應則氏曰彤弓始言有其

也。既有其嘉賓有其人也。鍾鼓既設有其禮也。既有其嘉賓有其人也。鍾鼓既設有其禮

之禮也。受言讀之。器之重也。中心既之。一朝之禮也。受言讀之。器之重也。中心既之。一朝

於誠者反復言之。詩氏曰此詩專主於錫弓

欽定四庫全書

言錫弓則樂蓋未有不饗而錫者也

春秋傳文公宣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音而

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音也

弓矢千以覺報宴注曰愾恨怒也覺明也謂

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為歌彤

弓以明報功宴樂報其功而鄭氏曰凡諸侯

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東萊呂氏曰所謂專征

者如四夷八邊臣子篡和惡弑斬逆而奪

殺上不容待報者其它則九伐之法乃大司

馬所職周禮凡官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

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

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

令陵正則杜之外內亂馬賊行則滅之壇非

諸侯所專也與後世強臣拜表軌行者異矣

晉極濕北伐劉琨之討孫恩

菁菁子丁者我五何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音且有儀

欽定四庫全書

興也菁菁盛貌義蘿蒿也鄭氏曰一名我蒿

結角子長二寸許微聲陸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君

子指賓客也○此亦燕飲去賓客之詩言菁菁者我

則在彼中阿矣既見君子則我心喜樂而有禮儀矣

此以可喜之物為吾見君子之興也凡見中阿之我

美盛已心喜況得見此盛德之君子乎喜可知矣以

此推之則我之菁菁與桑之阿難同一例而棠華非

禮或不足則愛心雖至而敬心不至或曰比也以菁

菁者我比君子容貌威儀之盛也諸本脫比也二字

下章放此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音止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興也此與下章諸本皆作比也今從輔氏說更定中沚沚中也喜樂也

○菁菁者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興也中陵陵中也古者貨貝五貝為朋漢食貨志五貝為朋今按此言五貝為朋其說小異當考訓錄

見之而喜如得重貨之多也錫百朋不足以致我心之喜我心之好德如常

情之好貨也揚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比也揚舟揚木為舟也載則也載沉載浮猶言載清

戴濁戴馳載驅之類上或下不定之貌戴氏云汎汎然

不繫未有定止○增釋吳師道曰戴氏云汎汎然

汎汎然者抑揚之勢汎汎沒溺也以此未見君子

而心不定也休者休休然言安定也心既安定其喜可知此據今而

之言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首章喜樂有禮儀近乎外貌故次章以我心則

喜言見其由中達外也三章錫我百朋則甚

遂其所發四章言皆受今喜則大遂其所願

皆以見其真誠之心非偽也

六月棲棲音西戎車既飭音勅四牡騤騤音求載是常服

北獵狁孔熾反我是用急叶音棘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賦也六月建未之月也新錄潛氏曰詩言六月棲棲

猶皇皇不安之貌戎車兵車也新錄周禮車僕掌戎

車輕車是也戎路王在軍所乘廣車橫陣之車闕車

補闕之車革轡也對敵自遠蔽之車輕車馳驅致

師之車也第七內反猶剛也謂供制飭整也騤騤強

貌常服戎事之常服以韎韁韋為弁又以為衣而素

裳白舄也新錄春官司服凡兵事韋弁服李賀之曰

謝氏曰戎車既飭則車甲器械士卒馬牛皆平時盡

備無一物不整齊矣四牡騤騤則戰馬皆平時閒習

無一馬不精強矣曰載是常服則裳服皆平時製造

無一衣一裳不經檢點今特載之車上而已矣口增

釋許氏曰此云載之者以戎服當獵狁即獵狁止狄

戰陳之時乃服之在道未服之也

也孔甚熾盛匡正也○成康既沒周室寢衰八世而

厲王胡暴虐周人逐之出于昆侖狁內侵逼近京

邑縣通釋曰據詩文至於涇陽而言也王崩子宣王靖即位命尹吉

甫帥音帥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歌以序其事如此

司馬法冬夏不興師仁本篇云冬夏不興師所以養愛民也今乃六月而出師者以獵狁

為奮大司馬故稱司馬獵狁所著書名同馬法今乃六月而出師者以獵狁

甚熾其事危急故不得已而王命於是出征以正王

國也此章言其出師之故解辭解順曰先王之法更秋侵中國臣子皆君父普天下之大愛諸侯有能討之者許之先食而後開其意如此所以然者以中國不可一日而不尊天理不可一日而不明也今獵狁內侵不得已而應之雖六月出師而人不以為暴者知其過之不在於君上蓋以為所以勞我者乃

欽定四庫全書詩經卷之四

所以安我也臣之為言正也夷狄猶則中國危殆矣秋國所以正中國也此連其始受命出征之詞也

○比此志物四驥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叶蒲反

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叶葉反

賦也比物齊其力也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

而頌之凡軍事物馬而頌之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

力輯錄見夏官校人吉事尚文武事尚強也則法也服戎服

也三十里一舍也古者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

里輯錄漢文帝詔云七制史辭吉行吉○既比其物

行幸也如郊廟如迎狩如封禪之類

而曰四驥則其色又齊可以見馬之有餘矣閑習之

而皆中去聲法則又可以見教之有素矣輯錄彭氏曰

王夫之說之餘而又獵狁之患意其必倉卒不暇為計而今也此物四驥閑之維則蓋其車馬之脩習備之

備非一於是此月之中即成我服既成我服即日引

道不徐不疾盡舍而止又見其應聲變之速從事之

敏而不失其常度也輯錄通釋曰六月之中即成戎服則應變速矣我服既成即日

引道則從事敏矣雖連戰而軍王命於此而出征

行止三十里則不失其常度矣

欲其有以敵王所懷而佐天子耳四驥即四牡也我服即常服也語與

欽定四庫全書詩經卷之四

上章相應如此輯錄輔氏曰以佐天子則不止於正王國而已

○四牡脩廣其大有顯王客薄伐獵狁以奏膚公有嚴

有翼其武之服叶蒲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叶子反

賦也脩長廣大也顯大貌奏薦膚大公功嚴威翼敬

也共與供同服事也言將帥並去聲皆嚴敬以供武事

也馬壯則兵強而奏功可必矣然且不以強盛而忘嚴敬之道也此與上章言將帥之賢上章見其能此章見其賢也然我事莫先於馬故皆首以為言而反覆稱美之也輯錄輔氏曰兵陰事也周之當以嚴敬為主不嚴則不整不整則不肅將帥皆嚴敬以共武事此王國之所以定也定則不止於匡矣有車馬

為之用則足以却狼狽而成大功以嚴敬為主則足以供武事而定王國古者之行師真足以繼南仲之軌述矣宣王之中興也解頤曰兵事不可以不嚴尤不可以不嚴者自錢承天子威命故也又曰威克厥愛允濟厥也嚴戰二字乃用師之要道也

○狼狽匪茹如獲整居焦獲音侵鵠胡老及方至于涇

陽織音志文鳥章白旆央央於良元戎十乘繩陰以先啓

行叶戶

賦也茹度唐入整齊也焦獲鎬方皆地名焦未詳所

在獲郭璞以為狐中則今在耀州三原縣也州三原

欽定四庫全書

縣今隸陝西西鎬劉向以為千里之鎬則非鎬京之鎬矣

亦未詳其所在也方疑即朔方也朔方見涇陽涇水

之北北曰涇在豐鎬之西北西言其

深入為寇也織幟字同又漢試鳥章為隼之章也上

畫急疾之白旆繼旆者也以旆帛綴旆末為燕尾

鳥章者百官建旗樂百官所以統解中央鮮明貌元大

也戎戎車也軍之前鋒也啓開行道也猶言發程也

新史記三王世家注曰韓嬰章句云車有大戎十

之車王氏曰元戎十乘所謂選鋒也兵法兵無選鋒曰北解顧曰十乘則為馬四十匹甲士三十人其為步卒七百

○言狼狽不自度反量深入為寇如此

是以建此旌旂選鋒銳進聲具罪而致討焉直而壯

律而威鄭孫傳公二十八年左傳云師直為壯而為

為寇而辟罪致討則直而壯矣今討狼狽有所不戰戰

必勝矣此章見與師之義討所當

○戎車既安叶於如輕叶二如軒四牡既佶其既佶

且閑叶胡薄伐獫狁至於大音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欽定四庫全書

賦也輕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凡車從後

視之如輕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佶壯健貌

謝氏曰戎車既安美必曰如輕如軒制度工巧則利

於戰也四牡既壯美必曰既信且閑義訓習熟則

強矣大原地名亦曰大鹵今在大原府陽曲縣

先王治平戎狄之法如此吉甫尹吉甫此時大將去

也憲法也非文無以附眾非武無以威敵能文能武

則萬邦以之為法矣上章歷數獮狝之罪則殄殲之

鉏剪滅乃其餘事今則薄伐之追至大原而已又不

專稱吉甫之武而先美其文見其能協人心以禦侮

非迫人強戰而取勝于敵也此章見用兵之道輯錄

謝氏曰漢唐而下縉紳甲冑分為兩途愚儒武夫各

持一說不知三代將帥必文武全才可以為萬邦之

法則者也通釋曰此言吉甫之武必先之以文上言

吉甫共武之服必本於嚴翼之德末言吉甫飲至必

及於孝友之友文事武備誠非兩途也北伐可見其

武松高燕民詩可見其文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叶舉飲於

御諸友叶羽魚白交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叶羽

賦也祉福御進解銀魚火熟之侯維也張仲吉甫之

友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此言吉甫燕飲喜

樂多受福祉輔氏曰此吉甫私與其友燕飲而已非

燕飲喜樂即天子燕之也愚謂受福不在燕飲之外

所以為福也蓋以其歸自鎬而行永久也是以飲酒

進饌於朋友而孝友之張仲在焉言其所與燕者之

與焉而詩人乃獨舉夫孝友張仲之為賢則

又可見吉甫之文而不專以武功為美矣

六月六章章八句一章則治兵戒行而致憂勤

而具敏給從容之意三章則馬壯兵強而整

肅將事四章則彼曲我直而勇敢進師五章

則嚴兵却敵而其德為可美六章則凱還飲

酒而其友為可稱○增釋許氏曰此詩蓋從

征之君子所作詳味其辭若親履其事者一

章總言威夏出軍之由二章言車服備而軍

出三章言攻伐之事四章言獵執侵北以啟

下章馳逐之所至末章言軍凱還也詩前五

章皆言車馬之盛但前四章泛言軍中之車

馬五章乃吉甫之車馬一章我我朝廷也二

章我我軍旅也卒章我我吉甫也一章之

服軍帥之服也二章之服軍眾之服也

欽定四庫全書詩經疏義會通

薄言采芑音起于彼新田于此菑音其畝叶每方叔涖音利

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叶詩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

翼翼路車有奭音力簟第音弗魚服叶蒲鉤膺音條絳音葉

興也芑苦菜也青白色摘其葉有白汁出肥可生食

或作肥解錄肥亦可蒸為茹即今苦蕒音賣菜宜馬食軍行采

之入馬皆可食也輯錄黃氏曰行軍所仰不徒在於

詩人不過因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畝此

采芑而起興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周頌訓會字不同蓋本鄭注誤也新註訓會曰田一歲曰舊始反草也二歲曰舊漸和柔也三歲曰新田已成田而尚新也四歲則曰田矣○孔氏曰舊者安也始定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舊和也田舒緩也今江東呼初耕方叔宣王卿士受命為將者也地反草為災是也

淮臨也其車三千法常用三十萬衆蓋兵車一乘

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

凡百人也解錄唐道傳曰尚書孔疏凡出車一乘則有兩車一正一副一口輕車甲馬四匹甲

士三人在車上左主射右主刺中主御步卒七十二人隨之前拒二十四人在角二十四人在角二十四人

人共七十二人二曰重車牛十二頭駟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廐五五人共二十五人皆所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正義卷十

三

以佐兵車者兵車以戰大然此亦極其盛而言未必

實有此數也解錄朱子曰孔氏以為萬起卿遂之兵王氏謂會諸侯之師此皆以辭害意之

過詩人但極其師衆于杆也杆禦也禦試肄習也言

衆且練也其車三千衆也師千之試練也杆御氏曰師衆之所以杆禦夫敵者人練習也

率總率之也翼翼順序貌路車戎路也翼亦貌翼第

以方文竹簾為車蔽也鈎膺馬要領有鈎而在膺有

樊有纓也鈎者馬領之飾樊馬大帶纓鞅也上

也解錄鄭氏曰樊纓皆以五采羽飾之羽音計紕毛

為之周禮春官中車云金路以青革路以赤戎集

傳訓戎路是革路也又五路惟金路有鈎以金為之蘇氏曰金路亦飾詩氏曰金路同姓以鈎方叔或非同姓而方叔元老是為上公亦得乘金路矣解錄見

孔氏曰方叔不乘革路者臨陣所乘當詳音裴蕭篇○宣王之時蠻荆背叛王命方叔南征

軍行采芑而食故賦其事以起興詩言方叔之南征

因道當時之事而賦用六句相呼應兩章與免豎采芑畧同但免豎采芑是借彼之所事為起語采芑是

用己之所事為起語曰薄言采芑則于彼新田于此舊畝矣方

叔淮止則其車三千師干之試矣新田在彼舊畝在此師衆如彼練習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正義卷十

五

軍衆且練以見軍容之盛繼言

車馬如此又以見軍容之盛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淮止其車三千

旂旒央央方叔率止約軼旂旒央央旂旒也約軼錯衡也

反服其命服朱芾音弗斯皇有瑋音衛瑋音衛瑋音衛

興也中鄉民居其田无治民居所在而用力易也

民環居之中間也約東軼轂也以皮纏束兵車之

轂而朱之也錯文也鈐在轡曰轡馬口兩旁各一四

馬故八也瑋瑋聲也解錄錯衡以養耳命服天子所

命之服也朱節黃朱之節也皇猶煌煌也瑤玉辟惡

蒼色如蔥者也珩佩首橫玉也禮三命赤節蔥珩

曰三命至九命皆蔥珩方叔止三命而已○此章

先言車馬旌旗之盛繼言將帥威儀之美夫其貌容

閑暇如此則敵無以動其心矣壯之猶有素矣

新孫曹氏曰帝保非軍服金路非戎車和闐非戎馬

所以然者方叔免壯其猶如吳起將戰不帶劍諸葛

武侯不親戎服早結輕裘而臥著威名杜所身不防

馬自能制勝故詩人詠其車服之美而

已按如此說則方叔乘金路而九命也

○歟彼飛隼反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蒞止

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音人伐鼓陳師鞠居

欽定四庫全書

反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

興也隼鷂屬急疾之鳥也戾至爰於也鉦鏡也錫音

也鉦鏡說文鉦似鈴柄中上下

以動之鉦鼓各有人而言鉦人伐鼓互文也

禮云鼓人以金錫而鉦以金鉦止鼓即鉦名鞠告

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此言將戰陳其師

言戰罷而止其衆以人也春秋傳曰出曰治兵入曰

振旅是也

也出則如戰在前奮勇力也

貌程子曰振旅亦以鼓行金止○言隼飛戾天而亦

集於所止以興師衆之盛而進退有節如下文所云

也

○螽斯反爾蠻荆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

率止執訊音獲醜

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

賦也螽斯者動而無知之貌蠻荆荆州之蠻也大邦猶

言中國也元大猶謀也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

方叔元老尊嚴之稱則師非所謂丈人朱

焯焯盛也霆疾雷也

伐之功者是以蠻荆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

之逆宿將謀之勇而見勝之故人言

師旅之衆大將威名之重而見勝之之故

言小醜

言小醜

言小醜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一章二章皆行在道時也三章獵而獲時也四章

則成功之使而言其獲勝之故也○獵獲匪

指犯義者也委國發擄無和者也○非文武之

吉首無以知獵獲非顯允之方叔無以威蠻

刑二詩皆美當時將帥而國可以見宣王中

興之功也○增釋吳師道曰采芑章十二句

三句一節第四章獵獲二句一節然老

亦可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廐廐廐同駕言徂東

賊也攻堅同齊也傳曰宗廟肅清尚純也戎事齊力

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純則不雜強則廐廐充實

致定四庫全書

也東東都洛邑也○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為東都

以朝諸侯周室既衰久廢其禮至於宣王內脩政

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音土脩車馬備器械復

反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故詩人作此

以美之首章汎言將往東都也解詳前頭曰車攻馬

也四牡廐廐則君子之所養有言之也軍政脩治

於閑暇之時而四牡充實於啓行之日則可以駕言

而往

○田車既好叶詩四牡孔阜反東有南草叶此駕言

行狩叶始

賦也田車田獵之車好善也阜盛大也車既攻則好

此兩句承南草甫田也後為鄭地今開封府中牟縣

上章而言西園田澤是也宣王之時未有鄭國園田屬東都畿

內故往田也馳騁於諸侯之地不可也故自以開

弟於西都畿地之地是為鄭桓公其子武公○此章

指言將往狩于園田也

○之子于叶音選徒五力建旄設旂音搏獸于

致定四庫全書

賦也之子有司也解詳朱子曰不敢斥苗狩獵之通

名也選數也音駕駕聲衆盛也數車徒者具聲音駕則

車徒之衆可知且車徒不譁而惟數者有聲又見其

靜治也致近張陽地名也○此章言至東都而選徒

以獵也解詳呂東萊曰宣王往東都以會諸侯為主

以待會同畢而田獵也解頤曰徒之選旄之建旄之

徒皆有司之事也所以然者將欲從王搏獸于數也

勇而具數之有素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賦也奕奕連絡布散之貌赤芾諸侯之服韓鍾王氏曰人君宜

朱芾而此赤芾者會同故也注其臣庶則朱芾君道也故方叔服其命服則朱芾會同於王則赤芾臣道

也故此會同金舄赤舄而加金飾亦諸侯之服也韓鍾

鄭氏曰金舄時見音曰會殷見曰同時見者無常期有事則來朝而

受命殷見者十有二年而王不巡繹陳列繹音之

貌也○此章言諸侯來會朝於東都也韓鍾解順曰

也其來也非一方其止也非一所先後之不同遠近之或異則其所以連絡而布散也及其會同于斯也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卷之四

五

五等各以其爵兩階各以其班尊卑之有其序貴賤之有其等此所以陳列而聯屬也讀是詩者可以想

見當時朝會之盛

○決拾既飲音次與弓矢既調音同叶射夫既同助我

舉柴子智

賦也決以象骨為之著音於右手大指所以鈎弦開

體體者弓之體開之拾以皮為之著於左臂以遂弦

故亦名遂拾其衣袖以利弦故曰拾飲比也志反

謂以手拍調謂弓強弱與夫輕重相得也射夫蓋諸相飲比也

侯來會者同協也柴說文作桼謂積禽也使諸侯之

人助而舉之言役多也○此章言既會同而田獵也

○四黃既駕兩騂不猗猗音於於寄於不失其馳猗音於

如破猗音於

賦也猗偏倚不正也馳驅之法也韓鍾通釋曰五

君表五曰逐禽左即舍天如破巧而力也韓鍾猶今

御田車馳驅之法也韓鍾猶今

也韓鍾猶今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卷之四

五

御矣韓鍾王氏曰向曰四牡既言力之強今曰四黃又言色之純也兩騂不猗即能正其馬也不失

其馳車行節而法也舍○此章言田獵而見其射御

之善也上章專言射此章兼言射御○韓氏曰戎事不齊聚而六月言四騂此章言四黃皆以見

馬之有餘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蕭蕭又不盈

賦也蕭蕭悠悠皆閒暇之貌徒步卒也御車御也驚

如漢書夜軍中驚之驚漢景帝三年周亞夫引兵擊

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不驚言比卒事比去聲及也

也不喧譁也大庖君庖也不盈言取之有度不極欲

也蓋古者田獵獲禽而傷不獻踐音毛不獻音面當面射

之箭毛謂在傍而逆射之皆嫌誅不成禽不獻音其惡其

降之義故不獻獻者獻於君也

小擇取三等自左腰音而而射音之達于右脇音為為上

殺以為乾音豆為臠音置奉宗廟音自左脇後射前射之

死疾肉達右耳本者次之以為賓客音亦自左脇後射

解潔也音也此則達心射左髀音二達于右肱音為為下殺以

充君庖音自左脇外射之達右脇則中脇音最最遠肉益

欽定四庫全書音凡射皆遠從左而射之故曰達禽

左每禽取三十焉每等得十音上殺中殺下其餘以與

士大夫習射於澤宮中音去聲者取之音射中則得取禽以

官名所以擇士也先令習射於澤音射中則得取禽以

澤已乃射於射官澤中否也

不盈也張子曰饌雖多而無餘者均及於衆而有法

耳凡事有法則何患乎不均也舊說不驚驚也不盈

盈也亦通○此章言其終事嚴而頒禽均也音行事從

整肅處已儉約待人音周備即此章可知

○之子于征有聞音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賦也允信展誠也聞師之行而不聞其聲言至肅也

上章言進徒驚又言徒御不驚此又言有信矣其

聞無聲蓋我事以嚴肅為主故云曰軍容固信矣其

君子也誠哉其大成也音大成以佩事言音維維氏曰

其事之有○此章總序其事之始終而深美之也

解頤曰有信有用斯謂之君子有始有終斯謂之大

成存於中而有信意發於外所以立其體於外

而有內信外信之事所以達其用如此得不謂之君

子乎靜治於往行之初所以成其始嚴肅於旋師之

際所以成其終如此得不謂之大成乎體用之無備

始終之無間此王道之所以謂大而詩人所以贊美

也之

欽定四庫全書音凡射皆遠從左而射之故曰達禽

車攻八章章四句

以五章以下考之恐當作四章章八句音田獵

講武事但車攻則會諸侯而用及此吉日則

不忘所事而特行之也解頤語錄問車攻吉

日詩朱子曰好田獵之事古人亦多刺之然

宣王之田乃是因見其車馬之盛紀作之

所謂田者異乎尋常之田矣

吉日維戊音既既伯既禱音丁田車既好音許四牡孔

阜音升升彼大阜從其羣音羣羣

賦也戊剛日也音外事以剛日伯馬祖也謂天駟房星

故以戊以庚

之神也

亦曰四星謂之天駟 駟者天志曰房四星

服次右服次左駟亦曰天駟 駟者天志曰房四星

衆也○此亦宣王之詩言田獵將用馬力故以吉日

祭馬祖而禱之

不忘本也 駟者天志曰房四星

車罕為建於是

可以歷險而從禽也於下章推之是

日也其戊辰歟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

叶滿 獸之所同應

反漆沮

之從天子之所

賦也庚午亦剛日也差擇齊其足也同聚也鹿牝曰

鹿麋麋衆多也漆沮水名在西都畿內涇渭之北所

謂洛水今自延章流入鄜

音坊至同州入河也 季氏

四書云漆沮在涇水之東一名洛水

方氏所謂

雍州其涇渭洛非河南之洛也通釋曰此言漆沮之

從獨車政言甫畢教地故則○戊辰之日既禱矣越

三日庚午遂擇其馬而乘之視獸之所聚鹿麋最多

之處而從之惟漆沮之旁為盛宜為天子田獵之所

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

叶祁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

或友

叶祁 或友

賦也中原原中也祁大也越則儻儻行則侯侯獸三

日羣二曰友燕樂也○言從王者視彼禽獸之多於

是率其同事之人各共

其事

○既張我弓既挾子

大兕

賦也發發矢也豕牝曰豕一矢而死曰殪兕野牛也

言能中

謂中微見其巧制大兕

酒名周官五齊

相將如今甜酒也

相將而不散

酌醴也

吉曰四章章六句

一

二

三

四

可以供
見也

東萊呂氏曰車攻吉日所以為復古者何也

蓋蒐狩之禮可以見王賦之復焉可以見軍

實之盛焉可以見師律之嚴焉可以見上下

之情焉可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

業者此亦足以觀矣輔氏曰王賦車馬也軍實兵器也律者進退之

度也情者下之供事上之御省其情交相與

也至於祭禘必謀微地必擇車馬有備射御

有法終事之風頑禽之均酌體之厚無一不

至則綜理之周可見矣輔氏曰師律之

嚴選後則置置徒御則不驚行者有聞而無

聲也上下之情會同有輝而助我聖德忠率

左右而以無天子也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其俱勞于野叶上爰

及矜反人哀此鰥寡叶果

興也大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也之子流民自相謂

也征行也劬勞病苦也矜憐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

無夫曰寡○舊說周室中衰萬民離散而宣王能勞

求並去聲還音旋定安集之輔氏曰勞者勞之求者求之往者還之授者定之危

者安之散者集之故流民喜之而作此詩追取其始而言曰

鴻鴈于飛則肅肅其羽矣之子于征則劬勞于野矣

飛而有聲亦有行役之勞之意也故以起興且其劬勞者皆鰥寡可哀憐

之人也輔氏曰鰥寡又言其所與行者無非可憐之人而就其中又推鰥寡

之可然今亦未有以見其為宣王之詩後三篇放此

哀也此章雖散時也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叶徒之子于垣音百堵丁古皆

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叶連

興也中澤澤中也一丈為板五板為堵長一丈究終

也○流民自言鴻鴈集于中澤以興已之得其所止

而築室以居今雖勞苦而終獲安定也此章要集時也

○鴻鴈于飛哀鳴嗃嗃五力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

愚人謂我宣驕叶音

比也流民以鴻鴈哀鳴自比而作此歌也前二章以

于此言鴻鴈而不言之哲知去聲二宣示也知者聞

子則以彼而比此也四同

我歌知其出於劬勞不知者謂我閒暇而宣驕也韓

詩云勞者歌其事辭外傳者魏風亦云我歌且

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大抵歌多出於勞苦而不

知者常以為驕也此章言作詩所以告哀也

鴻鴈三章章六句辭錄辭順四惠辭家文王

宜王之所以中興也夫經家孤獨乃天民之

窮而無告者聖人一視同仁雖無一物而不

誠使經家孤獨各傳其所則天下之民無不

散而王之家法也故勸勞于野日其始之流

於文王之德也百堵皆作自其中之還歸而

其究安宅自其終之安宅而吉也此時不作

於流離之時而作於安宅之日蓋痛定思痛

者是以知者以為勞苦而不知者則反以為

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鸛鳴將將

賦也其語辭央中也庭燎大燭也諸侯將朝

司烜音以物百枚并反而東之設於門內也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注云庭燎之是天子百公五

十侯伯子男三十古制未闢要以前百枚束之今則

用松葉竹葉以脂膏懸於此則所謂物者即松葉

竹之屬鄭氏以古制未闢故曰物蓋急度之爾求之

孔疏云樹之以庭燎之為明是謂之大者君子諸侯

也將將鸛鳴聲王將起視朝不安於寢而問夜之

早晚曰夜如何哉夜雖未央而庭燎光矣朝者至而

聞其鸛鳴聲矣

○夜如何其夜未艾音又又庭燎晰晰之世反

止鸛聲噦噦時會

賦也艾盡也晰晰小明也始則明盛至此則明小矣

噦噦近而聞其徐行聲有節也始則稍遠至此則稍近矣

夜如何其夜鄉許亮晨庭燎有輝許云君子至止言

觀其旂叶渠

賦也鄉晨近曉也輝火氣也天欲明而見其烟光相

雜也既至而觀其旂則辨色矣厚臣之朝辨色而入

庭燎三章章五句始則未央次則未央次則明

晰晰而至於見其輝輝則自將將噦噦而

至於辨其物言之亦有序矣惟通釋曰列

女傳云宣王嘗晏起善后脫簪珥待罪於承

巷宣王感悟於是勤於政事平朝晏退卒成

中興之名以此証之或果宣王詩也○附釋

許氏曰此國王者勤於視朝之詩可見外不

安席中夜以思惟恐時之接也是以及時視